

白话中国古典精萃文库（卷五十一）

老残游记

——
青山绿水的忧思

（文化普及珍藏版） 共52卷

I211
43

老残游记

薛 文 编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老残游记——青山绿水的忧思

lao chan you ji——qing shan lü shui de you si

薛 文 编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68 千字 开本: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:7.5

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责任编辑:任 宁

封面设计:王凌波 胡萍丽 责任校对:王 丹

ISBN 7-5313-0884-3/I·807

5.06 元

总定价:258.00 元(套)

目 录

一、蓬阁风多，败檣波立，梦回少驻初程	(1)
二、过千年历下，正水霁烟澄	(10)
三、自曹府，傅闻酷吏；寒天孤旅，忽遇良朋	(26)
四、访贤踪，惊虎桃山，人入仙城	(65)
五、冻河夜话，问愁娥，堤决生灵	(102)
六、又大案联翩，奇冤似海，谁救严刑	(130)
七、借筋更谋长策，沈冥事，深访分明	(158)
八、趁新春花烛，匆匆双燕南征	(184)
总结	(194)
附录 原典精选	(213)

一、蓬阁风多，败槁波立， 梦回少驻初程

湿云如泼开的水墨，迅速地压上黄大户家的白墙；雨，还未下来，空气中已经有了丝丝的湿意。

黄大户是当地人对老地主黄瑞和的称呼，黄老爷子害了一个奇怪的病，每年夏天，浑身总会溃烂几个窟窿，今年治好这处，明年又在别处烂上几个地方，药也吃过不少，就是没有起色。幸好这病每到秋分时节，就不要紧了，倒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这天，黄家大宅的上房中，管事的黄福着急的搓揉着双手，向一位中年模样的医者，低声询问道：

“先生，治得好吗？”

中年人像有满怀的委曲，一字一字缓缓地说着：

“法子尽有，只是你们未必肯依我的法子去做。这样吧，若要老爷子的病永不发作，也没有什么难处，只须依着古人的法子，就不会错了。”

说着，他感慨地注视着管事的黄福，接下去道：

“别的病是神农黄帝传下的方子，惟独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子才有用；历史上只有唐朝王景，曾经得到这个秘方，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。这也是奇缘，偏偏我也懂得这个方子。”

屋檐外，细雨潺潺；房中的两个人，似乎一点也没有听到。中年人开出的药方果然灵验，往年是一处医好，一处又溃烂起来，今年虽然小有溃烂，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。渐渐秋色已深，病势已经不要紧了。

你道，这中年神医是谁？此人原姓铁，单名一个英字，号补残。大家因为他为人颇正直，都器重他，叫他老残。不知不觉的，“老残”二字便成了他的新别号。老残今年不过三十五岁，原是江南人氏，曾经读过几年书，参加过科举考试，也曾学过生意，都没有成功，有一天，他江南的老家来了个道士，治病很是灵效，老残就拜他为师，学了几句应用口诀，从此也就抱个串铃子，替人看病去了。奔走江湖，也有十几年了。闲话休提。

却说这山东地方，三面环海，北面登州府东门外有座名山，山上有个阁子，名叫蓬莱阁，这阁造得形势极好，西边看去，是城中万家屋宇；东边看去，又是海上波涛，峥嵘千里，夙称山东名胜。远近游客，往往在下午挑酒担食的，预先在阁中住宿，准备次日天明时，看海中日出。老残久有一游的念头。不料连日来，黄大户一家人为庆祝老爷子的病愈，日日演戏宴客，把老残闹得疲惫不堪。

这天下午，老残多喝了几杯酒，就倚在自己房里一张便榻上休息，刚合上眼睛，外边就来了两个人，一个叫文章伯，一个叫德慧生，两人都是老残的至友，见了老残便一起说：

“这样的好天气，你蹲在家里做什么呢？”

老残连忙起身招呼，一面说：

“我这两天来应酬太多，正想出门走走呢！”

文章伯向德慧生望了一眼说：

“我们现在要往登州府游游蓬莱阁，特地过来约你的，车

子已经等在门口，快走吧！”

老残心想，这一去便不要再回黄大户家里，就把随身的行李收拾收拾——其实，也不过是数册古书，几件西洋仪器，并不难收检。就这样上车去了。

到了登州，三人就在蓬莱阁 E 订了两间客房住下，这时正是九月七日，月色十分好看，老残向文、德二人道：“人人都说日出好看，其实今夜的月色更是奇绝，我们何妨彻夜不睡，领略领略这风光才好。”

二人正有意，都道：

“老兄有此清兴，弟等一定奉陪。”

三人就敞开了轩窗，趁着月光，开了两瓶清酒，取出携来的肴饌果子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谈心，不知不觉东方已渐渐放出光明。德慧生望了望天色，惊叫起来道：

“不好！今天的日出是看不成了。”

老残和文章伯正取了御寒的毯子，准备到阁子上头，听他一嚷，才发现满天空都是厚厚的云絮。老残道：

“‘天风海水，能移我情’，古人不是这样说吗？即使看不到日出，也不算辜负此行。”

于是三人都带了望远镜，从阁子后面的扶梯，曲折地攀上去，一到阁上，风吹得更紧，仿佛阁子都要摇动似的。天上云叶子一片片叠起，只见北边一片大云，飞到中间，将原有的云，压了下来，并且将东边一片云挤得越逼越紧，越紧越不能相让，情状十分诡谲。海中间呢？白浪如山，一望无际，靠东北的方向，隐隐的有数点青烟，最近的是长山岛，最远的便是大竹、大黑等岛了。看着看着，远近四方忽然变成一片红光，想是太阳在云层背后升起了。

老残和慧生朝东观看，回头忽见章伯正在用望远镜凝视，

于是两人也拿出望远镜观看，原来在海天交界处有极细的一丝黑线，随波出没，大约是一艘西洋的轮船。看了一回，那轮船也就过去了。老残和章伯便放下望远镜。

慧生还拿着望远镜，左右窥视，正在凝神，忽然大叫：

“哎呀！哎呀！你瞧！那边一只帆船，在洪波巨浪中，好危险呀！”

两人齐道：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慧生道：

“你望正东北处，就在长山岛的这边，渐渐向我们这边驶来。”

两人用望远镜一看，都道：“是呀！实在危险极了，幸好是向这边来，不过二三十里，就可泊岸了。”

隔了一点钟之后，那船来得已经很近了。三人用望远镜细看，原来是一艘二十三、四丈长的大船；船主坐在当中的舵楼上，楼下四人，专管转舵的事；前后六枝桅杆，挂着六扇旧帆；又有两枝新桅，挂着一扇簇新的帆，一扇半新不旧的帆，合计起来，便有八枝桅杆。船身吃水很深，想必舱里已经装满各项货物。几乎所有的乘客，男男女女不计其数，都坐在船面上，却没有篷窗遮盖风日，这天风浪又大，脸上有北风吹着，身上被浪花溅着，又湿又寒，又饥又怕，整只船上的人，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。

乘客以外，那八扇帆下，各有两人专管绳脚的事，船头及船面上，有些来回走动的人，仿佛是水手的打扮。

这船虽有二十三、四丈长，却是破损的地方不少：东边有一块，约有三四丈长短，已经破了个大洞，浪花直灌进去；那旁边——也是东边——另一块丈许长的，水波也渐渐浸入，

其余的地方，没有一处无伤痕。

那八个管帆的，倒是认真的在那里照管；又是各人管各人的一扇帆的，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，彼此不相关照，那些水手，只管在坐船的男男女女堆里乱窜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用望远镜仔细看，才知道他们在那里搜刮乘客所带的干粮，也有的正的剥客人身上穿的衣服。

章伯看得真切，不禁有气，狂叫道：

“这些该死的奴才！你看！眼见这船就要沉了，不知想法补救补救，早点靠岸，反而在那里蹂 好人，气死我了。”

慧生道：

“章哥不用着急，这船现在离岸不过七八里路，等它泊定以后，我们上去劝劝他们好了。”

正在说话的时候，忽见那船上杀了几个人，抛下海去转过舵来，又向东边大洋里去，不愿泊岸。章伯气得两脚直跳，骂道：

“好好的一船人，许多生灵，无缘无故断送在几个驾驶人手里，岂不冤枉！”沉思一会，又说：

“好在我们山脚下，有的是渔船，何不驾驶一只去，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，换上几个，岂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。

慧生听了，皱起眉头，向老残望了一眼。老残会意地向章伯笑着说：

“此计甚妙，不知你要带几营人马去”。

章伯愤愤说：

“残哥怎么也这样糊涂呢？此时此刻，那有几营人来给你带去？自然是我们三个人去。”

老残说：

“既然如此，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二百多人，我们三个人

要去杀他，恐怕只会送死，不会成功，慧生，你说是吗？”慧生点点头。

章伯一想，理由倒也不错，便道：

“依你怎么样？难道白白看他们死吗？”

老残说：

“依我看来，驾驶的人，也并没有错，只是有两个缘故，所以就把这船弄得狼狈不堪了。怎么说呢？第一，他们平常走惯了风平浪静的水面，在那种场合，他驾驶得也有操纵自如之妙；不料今天遇到这大风大浪，所以手足无措。第二，他们未曾准备方针，平常晴天的时候，照着老法子去走，又有日月星辰可看，所以南北东西，尚还不大很错，那知遇上阴天，日月星辰看不见了，就不知道东南西北，越走越错起来。为今之计，依章兄的法子，驾驶一艘渔船，追上他们；但不是去杀那驾驶的，反而要把罗盘送给他，他有了方向，就会走了；再将这有风浪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，告知船主，他们晓得了，不就可以安全上岸了吗？”

慧生便挽了章伯、老残，道：

“极是！极是！我们就快去吧！不然，这一船人实在危险极了。”

说着，三人就下阁子，在山脚下觅了一只轻快渔船，挂起帆来，一直追向前去。这日刮的是北风，使起帆来，分外趁手。一霎时，离大船已经不远了；连船上人说话的声音都听得见了。

三人靠近一听才知道那船上除了管船的人在搜括众人财物外，又有一种人，正在演讲。只听他说道：

“你们各人都是出了船钱坐船的，况且——这船也就是你们祖先遗下的产业，现在被几个驾驶人弄得破损不堪，眼下

就要沉没了；你们全家老小性命都在船上，难道要坐在这里等死吗？就不想个法了挽救？真是没知识的奴才！”

众人被他骂得哑口无言，内中便有几个人出来说话：

“你这先生所说的，都是我们肺腑中说不出的话。今天被先生提醒，我们实在感激得很；只是请教有什么法子呢？”

那人便道：

“你们知道：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，你们大家捐几个钱出来；我们拿出本领，奋起精神，拼着几个人流血牺牲，替你们争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，你们看好不好呢？”

众人听说，一起拍手叫好。

章伯远远的听见，对二人说：

“没想到船上还有这等英雄豪杰之士，早知如此，我们便不必来了。”

慧生道：

“倒也不甚见得，不如这样好了，我们远远地跟着他，看看发展如何，再说吧！”

老残点点头，道：

“慧哥所说甚是，我看这班人恐怕是做不好的，只是用几句新潮的口号来煽动人，骗几个钱用用罢了。”

当时三人便将帆叶放下，缓缓的随大船走。只见那船上男女捐献了许多钱，交到演说人的手里，等着看他有一番作为。那知那演说的人，两手抓着钱袋，爬上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，立住了脚，使高声叫道：

“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！凉血种类的畜生！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？”

又道：

“你们还不把管船的，一个一个杀了吗？”

就有些不懂事的少年，听他的话去打掌舵的，也有去骂船主的，都被水手们杀死抛下海去。

那个演说的人，看看不能成功，又在高处大叫道：

“你们为什么不能团结，如果全船人一齐动手，还怕打不过他们少数人吗？”

正在剑拔弩张的当儿，只见船上一些年长的人，也高声叫道：

“诸位万万不可乱来，倘若照他的话去做，胜负未分，船先翻了！万万不可乱来！”

慧生听到这里，向章伯道：

“原来这里的大英雄只管自己要钱，叫别人流血的！”

老残也道：

“幸而尚有几个老成持重的人，不然，这船翻得更快了。”

说着，三人便拉上帆叶，顷刻追上大船，大船上放下绳梯，三人便攀了上去，走到舵楼底下，深深地作了一个揖，把自己带来的罗盘及绍限仪器等，取出呈上。舵工看见，倒也和气，便问这东西怎样用法？有何益处？正在说话间，下面的水手里面，忽然起了咆哮，说道：

“船主！船主！千万不可被这帮人骗了，他们带来的是外国罗盘，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。他们是天主教，他们把这只大船，已经卖给洋鬼子了，所以才有这个罗盘。请船主赶快把那三个人杀了，免除后患！倘若和他们多说几句话，再用了他们的罗盘，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；他们就要来取我们的船了。”

经过这一阵喧吵，满船的人，都被他震惊，连演说的英雄豪杰，也在那里喊道：

“这是卖船的汉奸，快杀！快杀！”

船主舵工听了，都犹疑不定。其中一位舵工好意地劝他们道：

“你三位来意甚善，只是众怒难犯，赶快去吧！”

三人含着泪水低头跳进小船，就要离开；那知大船的人，馀怒未息，看三人下了小船，便用船上一些断椿破板，砸将下去。你想小小一只渔船，怎禁得起几百个人用力乱砸，顷刻间，便粉身碎骨沉下海底去了！

老残“哎呀！叫了出来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

二、过千年历下，正水霁烟澄

—

从十一月初起，济南城里，就潇潇疏疏的下起雨来，一连下了四五天，到了初五傍晚，才逐渐放出一角蓝天，挤出几丝窄窄的阳光。

秋天仿佛刚刚过去，附近寒山红叶，老圃黄花，还是深秋九月的景致；经过这一番雨梳风洗，虽然红叶飘落不少，景色给人的情味，反而更添加了几分。

这时，在小布政街上的高升店门口，正有一个背影，迎着傍晚的斜照，向西边走去，想趁这个时候，多汲取一点济南的美景吧！

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，此地的风景，不减江南。”那人喃喃自语道。

走到鹊华桥边，却看不到一只船。那大明湖在晚风中，皱起无数细线般的小纹，从岸边向湖心伸出去，再远一点的地方，便不觉得了；只觉得澄清得如同镜子一般。

那千佛山的倒影，映在湖面上，明白得像画出来那样；山上的楼台树木，都映得清清楚楚，比上头那个真正的千佛山，还要好看，还要有趣。

鹊华桥畔过去，却有一丛芦苇，绵延好几里路；这时正

是开花的时候，一片白花，映着带水气的斜阳，好像一条粉红绒毯，做了那山和水的垫子，远远看去，一重叠着一重，分外美丽。

“如此佳景，为什么没有游船？”那人叹息了一会，便转身回来，走到高升店门口，忽然店里一人出来，道：

“残哥，好久不见了！”

那人注视了半晌，也欢声道：“梦湘兄，久违了。”

两人便拉着手进到房里，王梦湘先道：“残哥，我先到济南，住了半个多月，昨天听说你也来到这里，便急着过来相见，却被这场大雨挡住了。”

老残道：“说的是呢！我从这个月初一到的，几天来都在下雨，一步也出去不得。”

梦湘道：“济南的天气算是好的，像这样的雨天，半月来还是第一次，却给残兄遇上了。”

老残道：“也没有怎么样，雨后新晴，风景越发好了，可见有一利必有一弊，有一弊必有一利呢！”

又说了一些闲话，梦湘便告辞去了，并约好次日一同游览大明湖。

第二天，老残清晨起来，吃过点心，却不见梦湘来；等了一个多钟点，只好自己摇着串铃，出门去了，在街上逛了几圈，仍不放心，回到店里吃过午饭，那梦湘还没有来，老残无法，只得留了字条，独自游赏去了。

走了几步，依旧到鹊华桥边；这天冬阳和煦，昨日那种清凉的景致，又变成一种迷迷蒙蒙的气氛。老残走到桥下，见有船可雇，便雇了一支小船，朝北荡去。

舟行不远，便到了历下亭前，上岸进去，过了一重大门，只有一个亭子，油漆已经大半剥落掉了。亭上还悬着一幅对

联，写的是杜甫的诗句：

“历下此事古
济南名士多”

再看下款，原来是道州何绍基写的。何绍基是本朝乾隆年间著名的书法家，这十个字，写得还好。

亭子旁边，当地人随便建了几间房子，破落得很；老残觉得无趣，便从原路折回，走到岸边，却不见原来的船夫，只见小船后面，跳过来一个十二三岁大的男孩，弯着腰来解缆绳，向老残招手。

老残道：“你家的大人呢？刚才还在这里，为什么换来你呢？你去喊他，说客人要走了。”

那孩子嘻嘻笑道：“何叔叔在庵里有事，先过去了，我来服侍你老，也是一样的。”说着，用手向湖上一指。

老残顺手看去，果然一艘小船，向对面千佛山荡去，已经去得很远了，便回头道：“我们在这里等他，你一个小孩子，做不来的。”

那孩子道：“你老别看我小，不会有问题的。”

争了许久，老残半信半疑，若要等下去，又怕那船夫一去不返，只好上船，依旧向西荡去，那船果然走得平稳，与初时一般无二。不久，又到了铁公祠畔。

这个铁公是谁呢？就是明朝初年与燕王为难的那个铁铉，后来燕王赶走建文帝，自己做了皇帝，把铁铉全家灭门，地方人士敬仰他的忠义，替他建了这个祠堂；每年春、秋两次，都有人来给他烧香祭拜。

老残站在铁公祠前，朝南一望，只见对面千佛山上，梵宫僧楼，与那苍松翠柏，高下相间；红的火红，白的雪白，青的靛青，绿的碧绿。不像昨日在鹊华桥畔，只看见半山的丹

枫，染成一片醉红。从这个角度看去。丹枫只有一株半株，夹在松柏之间，淡淡的点缀着，仿佛是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，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似的。

正在欣赏不绝，忽听水面呕哑数声，一艘渔船缓缓驶过，老残想：“能在如此山水中优游一世，不知道要怎样快活呢？”

看了一会儿，回转身来，看那大门里面楹柱上，挂着一幅对联，写的是：

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
一城山色半城湖。”

老残点点头道：“真是不错。”再进去便是铁公的享堂。过了享堂，朝东有一个荷花池，池畔曲曲折折的修了一条回廊，穿过回廊，到了荷池东面，是一座圆圆的月门，月门东边，有三间老屋子，上面的瓦片已经破损不少。

老残走近一看，屋子正中央悬着一块匾额，却破了一半，依约认出是“古水仙祠”四字的上一半。祠内挂着一副对联，写的是：

“一盞寒泉荐秋菊；
三更画舫穿藕花。”

意思虽然不错，字上面却爬满了蛛丝；老残再近前一看，那供桌上的杯盘，也有几个是破的，有几个歪倒在那里，都没人管。老残心想：“国人对古迹的保存，也太不注意了。”叹息一会儿，便走到荷花池畔。

那时那孩子已把小船驶进荷池，载了老残，向历下亭后面驶去。两边荷叶荷花，把小船轻轻夹住；那荷叶是刚刚才枯过的，擦得小船嗤嗤价响；几只水鸟，有的被桨声惊起，不断的振翅飞去，也有的在船头上站着，稍停才飞去；都格格地乱叫。那已老的莲蓬，不断的蹦到船舱里面来，老残随手